

大心风度

□刘诚波

一家公司招聘职员,叫我给出个面试题。

我出了这么一个问题:若你一个非常重要的聚会里,迎面碰到一位你的宿敌,你的冤家,你为了注重礼节,主动伸出你的手,迎上去相握,可是,他给你的是尴尬,是难堪,是视若无睹地侧过脸去,带着傲慢与不屑地兀自走开,这时候的你,将以一副什么面孔一副什么扮相面对大众?

我没想中的面孔,可能是很多种扮相。瞪着虎脸。以牙还牙,以脸还脸,以金刚怒目睥睨宿敌与冤家。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副脸孔将为自己赢得尊严。

吊着驴脸。他不理我,我还不理他呢,虽然我不表示愤怒,但我表示恼怒,拉长着脸孔,显出内心对那种无礼者的轻蔑。

僵着苦脸。一时间自己反应不过来,脸色僵硬,身子木木地,面无表情,站在那里,俄而以手从额头扫到下巴,把僵着的肌肉,捋松,摸顺。

涎着笑脸。小跑着,追上他,再次走到宿敌面前,堆着笑,打着拱,说,噢,朋友,来吧,我跟你握手啊……

这个题目,其实没什么标准答案,但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答案。

想起以此题目做试题,是因为,我看了周恩来总理的一次遭遇。

那是1954年,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,各国政要会聚一堂,国际友好与国际不友好的都低头不见抬头见。周恩来总理从大门走进会堂,突然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迎面相撞了,冤家聚头,狭路相逢,以何者胜?周恩来总理微笑着,伸出了一只热情的手,欲与杜勒斯相握,想不到的是,在如此外交场合,杜勒斯大不逊,他先是惊愕,继是昂头,再是凛然走过。

留着一只中国总理的手,斜伸在空中。各国政要,众目睽睽,注视着这一场景。

周恩来总理展示了一副什么脸呢?是瞪着虎脸?是涎着笑脸?是僵着苦脸?都不是。

周恩来做了一副“怪脸”。他表情夸张,眼睛吃惊,瞬间睁大;嘴唇也吃惊,顿时张大,然后呢,耸了耸肩,把手高高举起,向着其他各国政要扬了扬,向大家挥手致意。

周恩来总理时这副淘气动作,俏皮模样,幽默举止,立刻赢得了与会政要的会心微笑与高度赞许,难堪与尴尬像一只乒乓球,打回到了美国杜勒斯的脸上,这球,杜勒斯没有接起,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,失分了。如荀子《修身》所言:“体恭敬而心忠信,术礼仪而情爱人,横行天下,虽困夷狄,人莫不贵。”

周恩来总理待人彬彬有礼,内心尊重人,走到天下这个大舞台,虽没“困四夷”,却被“困”美国,但赢得了大家尊重,没有人不认为周恩来举止高贵,与会人口虽不言,却公认周恩来展示了真正的大国风度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周恩来总理这次展示的国格,背后是其人格支配使然,他对杜勒斯的傲慢无礼,不卑不亢,以宽容包容之,以笑容融化之。没有给杜勒斯过度难堪,给了杜勒斯反思余地,微妙间,为两国关系留下了回旋空间。从个人修为而言,周恩来总理什么最值得称赞呢?对杜勒斯的做派虽然心不太满,却也是不斤斤计较。要言之,是周恩来总理的心量大。

像周恩来一样,在国际间去展示大国风度的,我们很多人都没机会,但在人际间,尽情展示我们大心风度,人人都会碰到,也都可以做到。

人与自然

绝壁上的白菊花

□安庆

当第一次抛开路边的景色,望向绝壁上的白菊花时,整个行程我再也不能把目光从它们身上挪开。

我们一行是在河南新乡的南太行山,在有着北方男子汉雄称的大山深处。就是那天下午,在行至一个绝壁下时,同行的一位诗人忽然拽住我,用带着激动的嗓音说:你看,你看,绝壁上开出那么多的小花,那么多的白菊。我的目光在望向绝壁时被紧紧地凝住了。呀!那绝壁上一个一个微小的白菊花,一棵一棵从崖缝里挤出来,在风中轻轻地舞动,一小簇一小簇在太行绝壁上形成一个布阵,使伟岸的大山多出了一种活色。我久久地凝视,太远,看不清楚,但看见了那一簇簇的白色,似开在夜空里的星星,点缀在连绵的绝壁断崖上。那一刻,微小的我一下子被它们攫住了,一下子和它们的心灵沟通了。

此刻,我想坐下来,或者走近山崖上的白菊,和它们好好地对视,和它们有一次心灵的交流。一只山雀轻轻地落在一枝白菊上,又一只山雀落在另一枝白菊上,两只山雀在两枝白菊上说着什么,尔后山雀飞走了。绝壁上只有白菊,在千米之上,在一般人不得近前的山崖上傲然地伫立。在几千米外的景区,我一直都在仰望凝视着白菊花。在一段山路

上,我坐下来,任同行者把我抛到身后,让我像一只野花一样自由地开在路边。我久久地望向山崖,望向白菊,有谁敢把自己的家安在绝壁,它们所在的位置微小,却在绝壁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群体。当被炒作的景点越来越多人人为的元素时,也许只有白菊的这样生长是不可模仿不可替代不能人为的,它们要展示的也许就是它们特立独行的禀性,才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景。我在绝壁上搜索,后来,我曾经走近一处低处的绝壁,想试试找寻其他的花类。没有,活在崖壁上的只有白菊,小小的白菊。我仔细地观察低崖上的白菊,它的根扎在一处小得不能再小的石头缝隙里,它很小,连枝叶加在一起也就是一捧大小,叶片有一粒绿豆那么大,微带紫色,花瓣细而厚实。一朵朵开在太行山的绝壁上,一朵朵遥相呼应着,天空呼啦啦地美了,把伟岸的山点缀得更富魄力,绝壁上有有了生命,让北方男子汉的山有了一种情调,壮阔亲近的太行山有了活力,有了情怀。

同行的著名摄影家臧策先生久久地望着白菊,却一直没有举起相机。他说,这种花是拒绝拍摄的。后来他从技术的层面告诉我,那种白菊的位置,那种远距离的美难以形成一种清晰的画面,难以成为镜头里的风景,就

像高空中的麻雀。任何美丽的东西拍进机器都会有一种异化,不可能是自然的本身,这也是所有艺术家的遗憾。他告诉我,在有些时候是不宜举起相机的,反而,那可能是对景物、对自然生命的一种伤害,包括一朵花一个动物它们都是有情绪的。他告诉我一个故事,有一次他拍半空中的一朵花和一对鸟儿,当回家清理时,怎么也感觉不到当时的那种激动,那种天籁。有些东西不要拍,不去拍,就是从那一次对自己的警告。

我想起一段著名的渠。几年前的一场灾害中渠被冲垮一截,当计划修复时,现在的人却望山兴叹,望而却步,当年的建设者到底怎样在绝壁上架设了一段人间奇渠,似乎已经难以想象。我忽然想到,当年的修渠者悬在山腰间凿洞架渠的身影,不就是开在崖壁上的白菊花吗?这个想象让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,由此我想静默的白菊也许才是大美。

离开大山,我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回头。我想起我在山里时不止一次地问导游,最能代表这一段太行山的花是什么,直到走到山口我才恍然大悟,能代表一座大山的花不就是绝壁上的白菊花吗?

是,是白菊花,白菊花已经是我心中的山花!

聊斋闲品

耳上明月

□无歌

初中读《孔雀东南飞》,那个叫刘兰芝的女子,凄美的遭遇,博得了少年人的一掬同情之泪。但我一直不解,为何在被婆婆

赶出家门前,她还要精心打扮,并念念不忘戴上自己的耳饰——明月珰。待年岁见长,终于明白:是需要以尊严打底的。在被逐出家门的那一刻,明月珰已不仅仅是件首饰,而更多代表的是女性的尊严。你可以驱逐我,但绝不可以侮辱我。

那么明月珰究竟为何物?语文老师模糊而过。现在我告诉你,大多属于玻璃耳珰。

古代中国称玻璃为琉璃。五光十色的玻璃,比玉还要光亮美观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注:“琉璃色泽光润,逾于众玉。”《孔雀东南飞》说焦仲卿妻:“腰若流纨素,耳著明月珰。”汉人王粲《七释》:“珰照夜之明珠,焕火育以垂辉。”汉乐府诗《陌上桑》:“头上倭堕髻,耳中明月珠。”西晋傅玄《艳歌行》:“首戴金步摇,耳系明月珰。”曹植《洛神赋》:“无微情以效爱兮,献江南之明珠。”北魏王容《大堤女》诗:“宝髻耀明珠,香罗曳玉佩。”所谓时尚是挡不住的疯狂台风,令人眼花缭乱的诗句,状出古人的流行季。

战国秦汉的玻璃耳珰,主要有无孔珰和有孔珰两种。其中,穿孔珰中有纵贯的穿孔,用以穿线系坠饰,坠饰多为玻璃珠、玟、小铃之类。当美人莲步轻移,它在耳际当当作响,加上小蛮腰一步三摇,颇具风韵。

穿孔的耳珰,若用细绳系饰悬于耳旁,叫做“悬珰”。将悬珰系于发髻之首,插簪于发髻,悬于耳际,叫“簪珰”。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耳饰,其用意和古代帝王冕冠上的“充耳”一

样,提醒你不要再妄听闲言。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有汉武帝“遣钩弋夫人,夫人脱簪珰叩头”的记载。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也记载,馆陶公主私自与董君同居,汉武帝去馆陶家,要见董君,馆陶公主“仍下殿,去簪珰,徒跣顿首”。

关于汉代耳珰的佩戴方式,美人已经灰飞烟灭,化作了青烟,无处问询,我们只好自己推测了。让我们回到耳珰最早的定义上来,“穿耳施珠曰珰”,耳珰的佩戴要穿耳,何谓穿耳?古人难道要在耳坠下部穿一个直径接近半厘米或1厘米的洞吗?对于用激光瞬间在耳垂打一个针孔大小的洞都会尖叫的现代人说,这是疯狂的,不可理喻的。但我们的汉代美女确实在为时尚发疯。她们觉得,耳珰两头大中间细,正合适穿过耳孔,夹于耳垂,如月点波心一颗珠,美死人了。

进入唐代,耳珰少有人提及。虽然诗词中仍旧珰影绰绰,如唐代诗人李商隐《春雨》“玉珰缄札何由达,万里云罗一雁飞。”宋代词人李彭老《四字令》“兰汤晚凉,鸾钗半妆,红巾腻雪初香,擘莲房赌双。罗纨素珰,冰壶露床,月移花影西厢,数流萤过墙。”不过是文人的追忆而已。现实生活中的珰影已非汉时风范,它已逐步演化成另外一种形式——耳钉,穿耳的孔径已经缩小到现代人可以接收地步了。

翻一翻《红楼梦》吧,第六十三回对芳官的金坠子的描述:“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玉塞子,左耳上单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;越显得面似满月犹白,眼似秋水还清。”嘿,玉塞子、耳钉,今天在街头溜达几圈,没准能找到几个有大汉遗风的美女。要小清新,要小资,这类小饰物将给你增加亮点和观点。我要是评委,打9分。

母爱深沉

一窗牵牛花

□风中箫

十五岁的她,叛逆、倔强,沉迷网络游戏,经常逃学去网吧,还跟社会上一些人有了来往。不管母亲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,甚至哀求打骂,都无济于事,她依然如故。母亲毫无办法,常常暗自垂泪。

那次她逃学跟一帮朋友出去爬山玩,偏找没路陡峭的地方走,结果摔下山来。所幸并无大碍,只是右腿骨折。打上石膏,医生说,需躺在床上静养三个月,右腿不能乱动,更不能下床。

病房里静悄悄的,她那些朋友早不见了。她躺累了,挣扎着想起身,腿却钻心的疼,只能再躺下不动。她想抬一下右腿,又是一阵疼痛袭来,她心里忽然漫过无边无际的恐惧,反复纠缠着母亲问:“我的腿是不是再不能走路了。”母亲一遍遍耐心地跟她说:“会好的,你躺着别动,过几天就能下地走路了。”她哪里受过这样的苦呢,只嚷嚷着难受,她发脾气,摔东西,哭闹不休。母亲日夜守着,像照料婴儿般呵护着她。

因为疼痛和难受,病房里的时光,慢成了黑白的长镜头,昼夜似乎都已不再分明,她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。

母亲把她家里的君子兰搬来了,放在病房的窗台上。母亲说,这是你十岁时从外婆家搬来的,刚开始你勤快地天天浇水,差点浇坏了……她转过头,望一眼那苍绿的君子兰,摇摇头说,不记得了。

几天后,从君子兰旁边拱出两片小小的嫩叶儿,探头探脑的,都以为是棵草。随着叶子渐渐长大,母亲冲着她惊讶地说,原来是一棵牵牛花啊。她侧头望过去,细细的茎蔓,嫩绿的叶子,看上去倒有些惹人喜欢。母亲找来一根竹竿插上,纤细的茎蔓便顺着竹竿向上攀爬着。白的墙,白的床单,那一抹新绿格外引人注目。

牵牛花的茎蔓攀着竹竿一圈一圈向上,她一圈一圈数着,1、2、3……她想起了蹦蹦跳跳一级级数台阶的快乐,想起了走在阳光下轻快自在的感觉。她第一次意识到,原来,她曾经拥有那么多快乐和幸福。

她渐渐安静下来,不再乱发脾气,不再吵嚷哭闹。

早上醒来,她的眼光,常不由自主地望向窗外,心里满是期待:牵牛花的蔓又长高了没有?每一次她都不曾失望。纤细的茎蔓那样有力,直爬到竹竿的顶端,伸出毛茸茸的触角张望着。母亲用竹竿搭了个小花架,它顺着爬了上去,把一个窗台,缠绕得绿意盎然。

寂静的病房里,她安静地望着窗台上的牵牛花。以前,她见过路边的牵牛花,但她从来不知道,牵牛花的藤蔓是如此蓬勃,每时每刻都在向上飞快地生长,不知疲倦。每天清晨,它都会让她惊异,呀,又长这么高了。

牵牛花的蔓牵着她目光,茎蔓攀到哪儿,她的目光就追到哪儿,心,也就跟着柔软细腻起来。牵牛花每抽出一片新叶子,她心里就会生出一些小小的欢喜和期待。

她再也数不清牵牛花的蔓绕了竹竿多少圈,只看到,每一片叶子,都朝向窗外的阳光。

牵牛花开的时节,她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。她回学校认真读书的样子,如一朵悄然开放的牵牛花。

多年后,她接母亲来家里住,母亲看着满阳台的牵牛花,笑:“怎么都是牵牛花啊?”她答:“喜欢啊。”她忽然想起问:“那年,那盆君子兰一直都放在室内,怎会长出牵牛花啊?”母亲淡淡地说:“我特意种上的。”

她愣在了一旁,心里缠缠绕绕的都是那一窗浓绿的牵牛花。她记得,就是从那时起,她懂得了感恩,学会了珍惜。

